

前言

廈語電影是香港電影研究的冷門課題，甚至幾乎不存在。由於廈語片罕有在香港公映，一直以來，人們連香港曾經出現過一個生產旺盛的廈語影業都不一定知道。這段隱秘的廈語片歷史，幸有香港電影資料館前研究主任余慕雲先生，多年來不斷提倡研究，並在他著的《香港電影史話》對廈語片作了初步介紹，對廈語片研究可說有開關之功。他亦為資料館不斷搜集廈語片的資料，由香港到廣州，再由廣州到新加坡，為香港電影資料館建立了最基本的廈語片資料庫。

在他的影響下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容世誠教授，亦提倡要對廈語片作研究，剛巧容教授的學生蘇章愷先生，本身就是一位廈語片資料的收藏家，於是本館邀請蘇先生在新加坡為我們搜集廈語片的資料。蘇先生不單把我們交給他的任務完成，他還把不少珍藏多年的資料捐贈給本館，不單豐富了我們的館藏，更為我們建立一個更完備的片目打下重要的基礎。與此同時，容教授和蘇先生還找出退隱多年的廈語片紅星莊雪芳小姐，跟本館研究組的盛安琪小姐在新加坡與她作口述歷史訪問，令我們可以獲得一份重要的第一手資料。

香港對廈語片的研究不多，反而外地學者卻對廈語片有所關注。由於廈語片和台語片曾經關係密切，台灣的台語片研究者像黃仁先生，便在其台語片著作中提及廈語片的一些特色，但其關注點始終放在台語片，對廈語片的看法難言深入。另一方面，廈門的文史專家洪卜仁先生，研究及於電影，主編了《廈門電影百年》一書，洪先生除了來本館查看我們的廈語片資料，還訪問了多位曾參與廈語片製作的影人，包括香港第一部廈語片的女主角鶯紅，他的研究對於香港廈語片誕生的情況提供了很寶貴的資料和見解。而第一本專以廈語片為研究對象的是英文著作《Rethinking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: The Amoy-dialect Film Industry in Cold War Asia》，作者戴杰銘博士(Dr Jeremy E. Taylor)分析廈語片如何在冷戰的背景下成為東南亞華人一個共同文化網絡，提供了廈語片研究不少重要的認知，並為廈語片研究奠下一個十分有參考價值的分析框架。

在計劃出版這本書時，我們深信一個資料可靠的片目是未來廈語片研究的基礎。過去學者的一些分析時有錯誤，便出在依靠年份未夠準確的片目。由於新資料的出現，過去出版的片目有不少需要修訂的地方，特別是公映日期。但我們收集到的公映資料還有未足之處，於是編者吳君玉到香港的大學圖書館補看菲律賓和台灣的報紙，雖然當中有的日期欠缺，令到本書片目的公映年份仍未能夠絕無遺漏，但可以肯定的是資料比過去的更詳實。

就在本書編輯的最後階段，香港電影資料館公佈了廈語片的放映節目之後，未幾有位女士致電到來，說看到節目表中提到的小雯女士，是她男朋友吳先生的已過世母親。我們立即與吳先生聯絡見面，吳先生除了帶來大批小雯女士生前的私人照片和劇照，還提供了豐富的小雯女士生平資料，整件事教人喜出望外。接著，更大的驚喜還在後頭。感謝洪卜仁先生的轉介，我們一直嘗試聯絡依然健在的鶯紅女士做訪問。就在本書編輯工作煞科前的一個星期，終於獲鶯紅女士首肯，我們訪問之餘並參觀她保存下來的電影資料。我們把資料逐份逐份打開，由過去的舊剪報到她姊姊鶯芬的劇照，然後，我們見到一本電影刊物，認真細看下，心內的喜悅令到眼前的特刊彷彿有種光芒散發出來——那是香港攝製的第一部廈語片《相逢恨晚》的特刊！那一刻，歷史就在我們眼前。我們除了多謝鶯紅女士，以及轉介聯絡的洪卜仁先生，更感謝上天讓這歷史得以保留在人間。

電影研究是一個發現過程，我們每次做研究都只是向前邁進一步，然後不斷修正。希望這本專著能成為廈語片研究的一個新開始，而不是終結。也期望本書的出版，會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新資料面世，令到我們可以再往前邁進一點，就這樣一點一點地往前行。

蒲鋒
香港電影資料館
研究主任